

基于语料的“一+形容词+量词+名词”构式语义考察

吴宁

王治敏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 北京语言大学

1261066160@qq.com

wangzm000@qq.com

摘要

“数形量名”构式是我们日常语言交流中大量使用的结构。本文在北京语言大学BCC在线语料库5710条语料的基础上考察“一形量名”结构，寻求影响构式成立与否的关键性因素。本文研究了语义限制下进入构式形容词的语义特点、“物理抽象度”对构式名词成分的限制以及量词在构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研究表明，具备高拆分计量性等语义特征的形容词更易进入此构式，进入构式形容词中90%以上项目都可由单一变化物理量进行衡量，此部分形容词在同一意义层面上与构式内的量词互相和谐；“一形量名”构式对“物理抽象度（+易量化、+低有机活性、+形状易概括）”赋值低的名词包容性更高；此外，本文还发现集合量词的出现可降低整体构式的物理抽象度，从而增强“一形量名”构式成立可能性。

关键词： 构式语义；语义限制；物理抽象度；语料分析

A Semantic Study of “One-Adjective-Quantifier-Noun” Based on Corpus

Ning Wu

Zhimin W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1261066160@qq.com

wangzm000@qq.com

Abstract

The “Numeral-Adjective-Quantifier-Noun” construction is a type of structure that is widely used in our daily language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observation of 5710 corpus in BCC corpu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constructional adjectives under semantic restrictions, the restriction of physical abstraction on constructional noun components, and the role of quantifiers in the formation of constructions by means of 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by which to find the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ne-Adjective-Quantifier-Noun” construction. The results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 that adjectives with a high degree of separation and measurement as their main semantic feature and nouns form a high degree of semantic harmony with them, that is, nouns with low physical abstraction are more likely to enter this construction. In addition, the appearance of collective quantifiers can reduce the physical abstraction of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thereby enhancing the possibilit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ne-Adjective-Classifier-Noun” construction.

Keywords: Constructional semantics, Semantic restriction, Physical abstraction, Corpus analysis

1 引言

无论是口头陈述还是书面表达,“数量名”结构广泛存在于我们的语言生活之中。例如“一块肉”“一张纸”等,而在“数量名”结构的使用过程之中,出于不同目的,有一部分数量结构可被拆开以插入单音节形容词,构成“数词+形容词+量词+名词”的形式(以下简称为“数形量名”结构)。像“一小块肉”、“一大张纸”等都是典型的“数形量名”结构。参见以下例句,它们表现为在“数量名”结构的基础上加入单音节形容词。但是这种操作又不仅仅是添加了成分把句子拉长这么简单,形容词的加入让句子表达的含义产生微妙的变化。在例(1)a的基础上插入形容词“小”,给句子增添了一层“微不足道”的含义。例(2)a插入“大”则显示了说话者的“周到”、“全面”。在整体语义上,“数形量名”结构可以认作是进行限定之后的“数量名”结构,在原始义的基础上,新插入的部分给与意义的进一步限定或细节的加深。

(1) a. 我拇指没了一块肉。→ b. 我拇指没了一小块肉。

(2) a. 我每次都是在上边垫一张纸。→ b. 我每次都是在上边垫一大张纸。

形容词插入量名结构带来新的特点,而且通过简单的同类词替换,我们发现并非所有的量词、名词都可以进入此结构,进入此结构的形容词也受到特定的语义限制。见例(3)-(4),我们同样在包含“数量名”结构的句子中插入形容词,但得到的句子并不符合语言规范。我们常常说“一个人”,但是“一大个人”在正常语境下很难出现,原本稳固的数量名结构“一个人”在插入形容词“大”后,数词、形容词、量词、名词各成分无法同时和谐,难以成立,“一大头驴”、“一大管枪”和“五十大个法朗”听起来也十分怪异。

(3) a. 一个人在另一个岗位上却可能光彩照人。

b. *一大个人在另一个岗位上却可能光彩照人。

(4) a. 他提出的代价是一头驴、一管枪和五十个法朗。

b. *他提出的代价是一大头驴、一大管枪和五十大个法朗。

1982年,朱德熙(1982)先生在其《语法讲义》中提出,少数个体量词可以受到前置单音节形容词修饰,但此类形容词仅有“大”、“小”、“长”、“方”等有限的几个,构成短语如“一大张纸”、“一长条肥皂”、“一小块冰”、“一方块冰”等。但朱先生并未对此具体计量和形成原因展开具体探讨。对此,陆俭明(1987)先生对数量词中间插入形容词的情况进行了具体考察,发现只有129个数量词构成的数量短语间可以插入形容词,而此类形容词的数量则仅有7个,但陆先生同样未对考察到的现象作深入解释。对其成因,刘殊墨(2018)在其研究中认为,数量名结构中是否能插入形容词,受到该结构修饰名词的制约和影响,取决于其中数词、形容词、量词、名词之间组合的可能性,她提出,名词物体凸显的空间维度尺寸变化以及此名词成分的语义特征同样影响着此构式的形成。在以上文章及许多未提及的研究中,陆俭明先生对此结构中的量词、形容词进行了数据统计,其他大部分文章或采用旧文献中的数据,或采用经验推测。再看“数形量名”构式源结构的“数量名”短语结构,在句法语义、类型学等方面受到了学者们的深入研究。在句法语义层面,贺颖(2019)考察了“数量名”短语的句法结构同逻辑语义联系的方式,探究影响汉语“数量名”语义特征的因素。杨烈祥(2019)则对数量短语的内部结构进行解构,探讨了其句法生成和语义解读等问题。围绕“数量名”结构的讨论和研究十分丰富,许多学者采用各种方法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同样在汉语环境中出现的“数形量名”构式则并未受到太多关注,其从词语搭配、语义限制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还缺少在大规模语料直接的证据。因此,本文借助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在进行人工分词排除错误后,抽取了5710条相关有效语料,重新对“数形量名”构式短语进行分词类计量统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全新的统计结果,对此构式的进入限制条件进行分析推断。

2 “数形量名”结构分布特点分析

在“数形量名”结构中,对不同词类所包含的具体词语进行分析,对解决本文论题有关键性作用。在选择语料方面,本文所使用的例句均来源于BCC语料库,涵盖文学、报刊、对话等大量语料。BCC汉语语料库总字数约150亿字,包括:报纸(20亿)、文学(30亿)、微博(30亿)、科技(30亿)、综合(10亿)和古汉语(20亿)等多领域语料,是可以全面反映当

©2022 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

根据《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许可出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ZDA295);国家语委科研项目(ZD1135-13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19YCX057);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研究生创新基金(21YJY007)

今社会语言生活的大规模语料库。本文将基于BCC语料库抽取语料进行研究，获取包含“数形量名”构式的有效真实语料，基于真实语料进行分类统计，运用数据统计分析软件SPSS进行推理验证，从而探索该构式形成的规律。本文采用“m a q n (0 < m < 10, m ∈ N)”（数形量名）作为检索式，即从“一”到“九”分别带入，构成“一||二（两）||三||...||九a q n”检索式在BCC语料库中进行检索。检索所得语料数量如下表 1。其中用“一a q n”（一形量名）检索式抽取到5956条语料，占比达71.79%，能基本反映“数形量名”结构的整体整体规律，故本文主要选取“一+形容词+量词+名词”（以下简称“一形量名”结构）所对应语料进行分析研究。

检索式	一aqn	(二+两) aqn	三aqn	四aqn	五aqn
六aqn	七aqn	八aqn	九aqn		
结果数量 (条)	5956	532	510	174	118
27	27	21	6		
占比	71.79%	6.41%	6.15%	2.10%	1.42%
0.33%	0.33%	0.25%	0.07%		

表 1: 语料检索表

对基于“一形量名”抽取的5956条语料进行观察发现，并非所有项目符合研究要求，大规模语料库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数据易出错等相关问题，如例 (5) 中的句子。(5) a中的“一顺位继承人”或是 (5) b中的“一大盘冲高”，在拆开来看似乎符合要求，但从句法层面上看，这些句子显然不属于“数形量名”结构，是机器错误分词的结果，应该予以排除。

- (5) a. 所以吴叔才成为第一顺位继承人。
- b. 周一大盘冲高回落。

针对这一情况，笔者对5956条原始语料进一步人工数据清洗，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进行一一排除，最终得到有效语料5710条。其数量远低于“一量名”结构和“一形名”结构，三种结构数量差异情况如图 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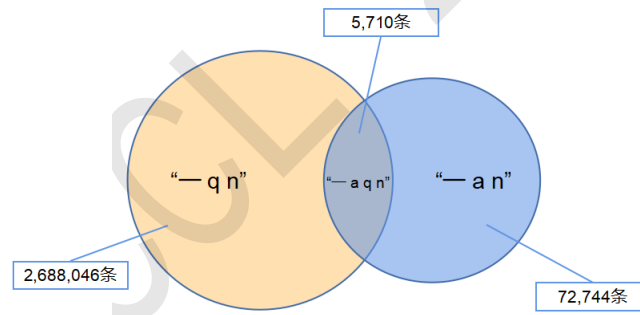


图 1: “一形量名”相关结构分布示意图

在观察阶段，不加分类直接对大量语料进行审视不仅耗时耗力，而且难以准确发现问题所在。本文以形容词、量词、名词为分类依据，对有效语料做进一步拆分归纳，并对相同的项目进行合并统计得形容词14个、量词90个、名词2047个。这里的14、90、2047能说明什么呢？为了更加直观得展示数据差异，我们利用BCC语料库分别对其包含的形容词、量词、名词进行了简单统计，结果显示：BCC语料库中共包含不同形容词3135个、量词685个、名词357766个。由此可以粗略得出上述三类词针对“一形量名”结构的进入率，分别为：形容词0.45%、量词13.14%、名词0.57%，可以看到，进入本结构的量词占总量词比例相对较高，而形容词和名词占比非常低，换句话说，少数特定的形容词和名词在近六千条语料中频繁出现。看似“数形量名”结构对量词来得更加“包容”，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结果呢，为什么偏偏是总量很小的量词更容易进入“一形量名”结构？而形容词、名词这两个开放词类却仅有不到1%的词可以进入到本结构当中。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形容词、名词进入此结构受到一定

限制,而这个限制远远高于量词进入结构的限制。这种限制导致了大量形容词和名词被“一形量名”结构拒绝,因此我们难以在语料中找到相应的句子。简言之,进入“一形量名”结构的形容词、名词受限严重,量词同样受限但情况相对稍好,因此本文认为对语料中出现的词语进行分词类统计分析,研究高频词与低频词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有助于解释特定词语进入“数形量名”构式所遵循的语言规律。

3 形容词语义限制分析

“一形量名”结构中,并非所有的形容词都能进入此结构。其中特定词语的使用存在明显的倾向性,现存“一形量名”构式短语在用词上向某些词语倾斜。如“大”“小”等特定形容词,它们出现的十分频繁;而有些词,即使属于同一词类,也鲜少出现。例(6)a、(7)a、(8)a皆为BCC语料库中的句子,而(6)b、(7)b、(8)b则是我们进行单一同类词替换得到的句子。原本正确的句子在进行替换之后,皆变成了错误的句子。首先看例(6),两者的差异在于量词“束”前的形容词,(6)a中“一大束玫瑰”变成(6)b“一美束玫瑰”之后则难以在语义层面符合汉语的使用规范,成为错句。此类错误可以比较直观地进行考察,因为形容词“大”和“美”之间,无论是从语义看,或是观其修饰对象,都有显著的差异。参见苏新红(2013)的《现代汉语分类词典》,苏在性质与状态一节下将形容词分为形貌、直觉、性状、性质、才品、情状六类,“大”属于形貌类,“美”属于性状类,他们不属于同一分类。

(6) a. 同事在光棍节收到了一大束玫瑰花。

b. *同事在光棍节收到了一美束玫瑰花。

在例(6)中设置用单音节形容词“美”代替“大”可能在某些层面看有些牵强,因为我们可以单凭直觉就可以分辨出这两个形容词之间的区别,另外又可结合《现代汉语分类词典》得知“美”“大”两形容词分属于不同类别。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即使属于同一小类的形容词,它们之间也不能互换,像例(7)中的“厚”“长”都属于形貌类形容词,但彼此之间却不能随意互换。此时,“数形量名”结构的成立与否与形容词本身和量词的搭配有着重要联系。“一厚沓剪报”中“厚”的使用取决于其后量词“沓”的语义限制。参见“沓”字的概念:“沓”作为量词表示叠起来的纸张或其他薄的东西。“沓”在数量上有厚度的差别,故一般不能用“长”“短”修饰。

(7) a. 当时我们这些文字记者,带的是一支笔和一厚沓剪报。

b. *当时我们这些文字记者,带的是一支笔和一长沓剪报。

通过进一步考察,我们发现即使排除上述两个因素,即同时满足两个形容词不仅属于同一分类,而且两者指称的是同一类型的量,句子中的形容词也并非都可互换,如上文例(8)所示。形容词“大”是指面积、体积、容量、数量、强度、力量超过一般或超过所比较的对象,与“小”相对。“大”“小”这对形容词都是来修饰规模程度的词汇,常常搭配成对出现且存在对应关系,如“这件衣服大小怎么样?”“你想要大的还是小的?”但是像句(8)a中的“一小点利益”,看起来用“一大点”代替“一小点”,只是用描述同一类现象的相反对应词予以替换,从语法层面上看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句(8)b在语义层面上同样难以成立。

(8) a. 不要因某一小点利益限制了自己的自由。

b. *不要因某一大点利益限制了自己的自由。

而有时同样的“大”“小”两词又是可以互换的,像“一大块蛋糕、一小块蛋糕都是正确的说法,由此我们可以合理的认定此结构所暗含的某种语义限制,使得此结构中形容词的互换有一定的限制,并且有一部分形容词暂时或永远被排除在此结构之外。针对此现象,笔者对抽取的5710条语料进行分词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

“一形量名”结构中形容词数量从高到底分别为“大、小、长、薄、厚、满、窄、短、全、扁、净、宽、实、瘦”,但窄、短、全、扁、净、宽、实、瘦的占比皆小于10%。观察数据可以发现,此结构中出现的高频形容词皆有某种共性:从词义角度出发,像“大、小、长”等词皆有较强的可计量性,在具体情形下都能进行二维定量描述,与不能出现在该结构中的“美、丑、对、错、好”等强描述判断性形容词存在显著差异。取决于形容词类本身所具备的特点,虽然“大小”类形容词和“美丑”类形容词所表达的含义都有一定相对的意味,但前者的计量性更强一些:我们可以设定某具体尺寸的电视机为中等,超过此尺寸的是“大”电视,小于设定尺寸的为“小”电视,但却很难用一个具体的度来判断一个人到底属于“美”还是“丑”之列。因此,本文认为后组所具备的拆分计量特征不如前组显著。参见陆俭明(2010)在借鉴语音和谐律之基础上提出的语义和谐律:句子要求其各组分的语义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这其中包含三种形式的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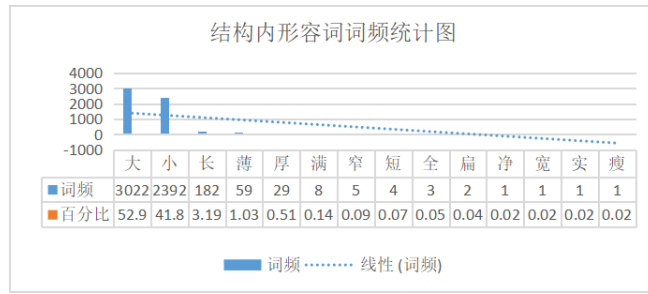


图 2: 形容词词频统计图

谐：整体构式义与其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构式内部词语与词语之间的语义、构式内部所使用的词语和构式外部使用词语的语义。像“拔出来”“拔出去”等短语，由于构式内各词语之间的语义必须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故不允许像“拔进来”“拔进去”这种形式的出现。反观量词的定义：量词，顾名思义，即用来进行数量描述的词，是用来表示人、事物、动作之数量单位的词。在进入本结构的形容词中，除去仅占极小部分“瘦”等词，90%以上的词都可由单一变化的物理量进行测量或衡量，这部分形容词在同一意义层面上与构式内的量词互相和谐，而其他无法和量词的语义相和谐的形容词则不易或者是不能进入本构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14.4%常用量词可进入的情况下，在大量形容词中却仅有14个单音节形容词进入了“一形量名”构式。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进入构式的形容词具有计量性特征，而比如前文提到的形容词“大”和“小”都具有较强的计量特性，但它们不能任意互换，其从根本上受到构式内其他成分的制约。再比如：“一小点利益”是由“一点利益”衍生出来的一种形式，这里的“小”不能换成“大”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后量词“点”的语义制约。“点”的语义侧重于表示“少量”，例如液体的小滴“雨点儿”以及小的痕迹“斑点”。进入构式的形容词“小”与量词“点”互相和谐，并且进一步加深“少量”的概念，而“大”却不可以达到相应的效果。

4 名词语义限制分析

在大量名词之中，几乎所有的名词都能前加数量词构成数量短语，像“一张纸”“一头驴”“一个人”等等，但是并非所有此类结构都能在数词后添加形容词，对上述例子加以更改，分别在数词后添加形容词“大”，只能得到“一大张纸”一个完全合乎规范的短语，而对于另外两个例子，则无法找到可以前加得形容词。在第三节中，本文探讨了与量词紧密结合的形容词，其蕴含的语义特点直接影响形容词能否进入本结构，而与量词结合更加紧密的名词本身是否也决定了构式的成立与否呢？本文合并提取出进入“一形量名”构式的所有名词共2046个项目，下图 3 为统计结果。



图 3: 名词词频

从短语层面看，5710条语料合并出3097项“一形量名”短语。对其进行词频统计、词义标记等进一步研究。从名词的语义可切分性，我们将这3097个项目分为A、B、C三类，如下表 ??所示。为更清晰的描写这些名词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妨按照其语义进行标记：本体是否为单个物体（记作[±singular]）、本体降格后是否还与本体共享同一性质（记作[±identity]）。

A类中的短语都具备可简单切分的性质。所谓可简单切分，即切分物和本体共享同一性质，无论怎么切，物体的本质是没有变化的。可表示为[+singular、+identity]，如例(9)，“一大张纸”可以切分出某部分形成“一小张纸”，此处的切分并没有改变前者中“纸”的

类别	A类	B类	C类
名称	简单切分	独立型切分	不可切分
原始数量 (条)	3683	1470	557
合并后数量 (条)	1833	860	404
占比	64.50%	25.74%	9.76%
典型用例	一大张纸 一大块牛肉 一小块土地 一小块蛋糕 一大截路 一小块布 一小块玻璃 一小块石头 一小块金属 一小块黄油	一大束玫瑰 一大串钥匙 一大摞书 一大串名字 一大捆蜡烛 一厚沓报纸 一大串邮票 一大捆百合 一小堆黄豆 一小堆元件	一大间屋子 一大个苹果 一大幅油画 一大条鱼 一小条伤口 一大间办公室 一大棵树 一大扇玻璃窗 一大栋楼 一大朵荷花

表 2: 组词策略下的思维链

性质,“一小张纸”可以是前者“一大张纸”直接取出来的一部分;“一大块牛肉”再怎么切分也始终是“牛肉”。此类包含项目基本属于分类体系中的下级单位(subordinate unit)。

- (9) a. 他从衣袋里拿出一大张纸来,上面尽是一些日期和姓名。
 b. 他正在切一大块牛肉下锅。
 c. 结婚之后,岳家送给他一小块土地。

而B类中的短语虽然可以切分,但是切分后生成物却是由各自独立的个体组成的部分,符合[-singular、+identity],如例(10)所示。“一大串玫瑰”本身就是由一枝枝玫瑰所构成的集合,从“一大束玫瑰”到“一小束玫瑰”,切分只带来了数量的差异,而并非对单一的玫瑰继续切割得到玫瑰花瓣、花茎、叶子等部分。B类短语的分割可以不是人为造成的,在多数情况下,个体之间是联系不紧密的关系。切分前后是全集(U)和子集(subset)或集体和个体之间的关系。

- (10) a. 她弯腰,抱了一大束玫瑰塞进他手里。
 b. 她穿着黑颜色的衣服,在她腰际还挂着一大串钥匙。
 c. 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

而C类短语中的个体则不可以进行简单切割,这些短语更倾向于描述事物发展变化带来的结果或状态,可表示为[+singular、-identity]。例(11)中为C类短语部分用例,“一小栋楼”并不是简单切分“一大栋楼”得到的部分,“一小栋楼”和“一大栋楼”虽然都是“楼”,但前者并非后者的一部分,两者不符合我们此处所指的“同一性质”。同样的还有“一大个苹果”“一小个苹果”等,它们的出现是事物自然发展成长而产生的不同的个体,此时所加入的形容词,如“大”和“小”,是一个相对说法,它们参照同类事物的平均水平(average value)。

- (11) a. 省下的地皮又能盖一大栋楼。
 b. 要是我每天只吃一大个苹果一定会瘦的。
 c. 我要留一大间屋子放我的七七八八。

对统计数据进一步观察,我们发现“一形量名”构式所涉及名词出现集群分化现象,出现次数高的词汇比出现次数低词汇具备一些有趣的特点。例如,名词“路”和“距离”分别出现了145、112次,居于总排序的前两位,而像“人”“女人”这种词出现的数量则少得多,分别出现了27、2次,从词义角度看,高频名词大部分带有易计量、可拆分等含义。参见刘殊墨(2018)在其文中的观点,她认为形容词、数量结构和其修饰的名词成分所凸显的空间维度表现是否一致,是三者能否形成相互选择关系的关键,另外,名词物体所凸显的空间维度尺寸变化以及名词成分语义特征,也是影响到形容词能否插入数量结构的两个因素。罗旋(2007)则在其研究中表示,进入“数+形+量”结构中的量词集中包含[+数量评估性][+性状性]的语义特征。本文发现,物理抽象度越高的名词,其进入“一形量名”构式的可能性越低。所谓物理抽象度,即名词所指代事物的具体现实程度。物理抽象度高的对象具备更高的整体性、生命有机活性更高、形状不易概括,以及较低的拆分计量性;而物理抽象度较低的名词项目,则更加容易用科学直观手段进行定量统计,它们的性状更加方正清晰,因此容易拆分单说。像“人”这个概念,人是具备高有机活性的独立整体,一般难以用单一物理量进行概括或拆分计量,其符合高物理抽象度的典型概念;而像“距离”这种概念则恰恰相反,切分一段距离还可以称之为距离,并可以用完全不变的单一物理量进行测量,其具备低物理抽象度;“牛”和“牛肉”看似一样,其实不然,牛这一生命在经过屠宰成为牛肉之后,其生命活性大大降低。而牛肉要么成块,要么成团,其具体性状也变得更易描述,在进行拆分之后还可以称之为牛肉,而将牛拆分,则没有“一块牛”之类的用法,因此,我们说“牛肉”的物理抽象度要比“牛”低,其更容易进入“一形量名”构式。同样的还有“羊”“猪”等有生物体本身,它们的物理抽象度都要高于“羊肉”“猪肉”等动物产品,因为

它们都属于具有生命的完整个体，难以在不改变其性状的情况下简单拆分，形状也难以捉摸。动物自身和其经过屠宰形成的副产品在根本上是上下位概念之间的关系。物理抽象度及其细化计算不仅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进入“数形量名”结构词语的共同特点，而且也有助于汉语的教学与学习，通过参考名词物理抽象度对照表，教师和学生可以更加准确地判断一个“数形量名”结构是否成立，而且能更清晰地对抽象地语言现象进行解释，有利于学生（尤其是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更直观地认识及更准确地运用这一语言结构。为更加直观了解名词进入“数形量名”构式的能力与名词物理抽象度之间的联系，本文将物理抽象度拆分为以下四个要素进行定量计算，以检验两者相关性。这四个要素分别为整体性、有机活性、不规则形状、非拆分计量。我们认为物理抽象度高的词更倾向于拥有上述特征，因而不容易进入“数形量名”构式。将上述几个要素再分别分为三个层面测算名词对应强度等级：“非常符合”记为“***”，“基本符合”记为“**”，“不符合”记为“ ”，单个“*”为5。举例来说，我们描述“路”这个名词为：[+整体性]不符合；[+有机活性]不符合；[+不规则形状]基本符合；[+非拆分计量]不符合，物理抽象度等级为“**”，物理抽象度为5。图 4为结构中部分名词的物理抽象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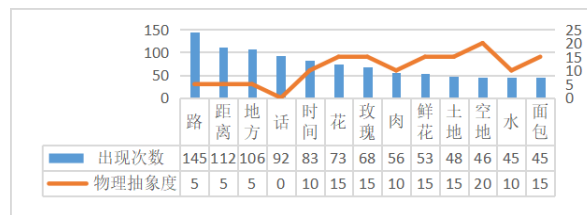


图 4: 物理抽象度

为证明物理抽象度确实与名词的构式进入能力相关，本文将物理抽象度区分为具体四个语义特征：[+整体][+有机活性][+低形状概括度][+非拆分计量]，并且从每一个方面对名词词频前50个项目进行标记测算，得出其物理抽象度。对物理抽象度及构式内词频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如下图。r=-0.591 ∈ [-1,-0.5]，认为两变量，即构式出现名词的物理抽象度与词频之间存在强负相关，证明名词的物理抽象度越高越不容易出现在“一形量名”构式。

		出现次数	物理抽象度
出现次数	皮尔逊相关性	1	-.591**
	显著性 (双尾)		.000
	个案数	50	50
物理抽象度	皮尔逊相关性	-.591**	1
	显著性 (双尾)	.000	
	个案数	50	50

** . 在0.01 级别 (双尾) , 相关性显著。

表 3: 物理抽象度与构式名词词频皮尔逊相关性

5 量词抽象度考察

在前文讨论中，我们发现量词自身的属性在“一形量名”结构能否成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量词也成为形容词、量词、名词中受限最小的词类。另外，在对“一形量名”相关语料进行考察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量词中集合量词的出现可以显著降低名词物理抽象度，增强构式成立可能性。集合量词的语义特点能改变相关名词的物理抽象程度，从而对句子的构成产生促进作用。通过将个体量词替换为集合量词，原本不规范句子便得以成为规范句子，例如：

(11) a. *在县长周围聚集了一大个人。→ b. 在县长周围聚集了一大群人。

(12) a. *他提出的代价是一大头驴。→ b. 他提出的代价是一大群驴。

集合量词是相对个体量词来说的，属于名量词的一个子类。“个、只、句、本、点”等个体量词常表现量的单一性，如“一个苹果”、“一头牛”、“一匹马”等表现所指事物在整体数量上为

一。而集合量词本身就包含数量，用来描述成双或是成群的概念，常见的有“班、帮、堆、对、群”等。以上短语，用集合量词进行替换得“一堆苹果”、“一群牛”、“一群马”，在数词不变的情况下，都体现了数量的增加。赵元任(1979)划分出46个集合名词：“对、双、打、十、百、千、万、亿、行、身、槽、列、系列、排、副、套、堂、沓儿、串、挂、帮、房、批、组、窝、捆、群、胎、桌、进、部、种、类、样、派、流、路、号儿、师、旅、团、营、连、班、排、队”。黄伯荣、廖序东(2017)在《现代汉语》中划分集合量词为“对、双、副、班、堆、批、群、套、打”。本文另外采用赵元任和黄伯荣、廖序东(2017)对量词的分类，合并剔除相同的成分，共47项，对抽取语料进行分类。在上节名词词频与物理抽象度相关度分析中，本文剔除了集合量词所对应的名词项目，因为我们发现某些名词项目在纯个体名词数列中和整体（集合量词+个体量词）数列中的出现几率并不相同。例如，对于“一+形+量+人”这个结构，针对同一个名词“人”，添加集合量词后，结构出现率将大大增加。这就意味着，集合量词的使用会让本结构更易形成。为了更直观了解，我们不妨设置基于个体量词对应名词排序表的量z1，以及基于总名词（个体量词+集合量词）排序表的z2，两者计算的皆为某特定名词在总词频中所处位置，其计算公式及部分z值数据如下表4所示。

z值/名词	路	话	时间	花	玫瑰
肉	鲜花	土地	面包	白色	人
...					
z1	0.02%	7.42%	9.30%	10.99%	12.48%
13.87%	15.01%	16.09%	18.01%	21.50%	25.27%
...					
z2	2.64%	0.02%	9.00%	10.45%	11.77%
14.06%	0.04%	17.00%	20.28%	0.05%	13.01%
...					

表 4: z值对应表

(注：z1(n)=个体量词n的位次/个体量词“一+形+量名”结构总个数；z2(n)=(个体+集合)量词n的位次/(个体+集合)量词“一+形+量名”结构总个数)
z1(人)=25.27%，z2(人)=13.01%，z1(话)=7.42%，z2(话)=0.02% “人”在个体量词相关名词词频占比为前25.27%，而在加入集合量词相关名词项目后，位置则提前到了前13.01%，名词“话”在集合名词的影响之下，由前7.42%一举提升为前0.02%，跃居首位。我们至少可以认为，集合量词的出现能够降低某部分名词的物体抽象度，使其更和谐的进入到“数形量名”构式之中。集合量词增强了整个构式的数量性，因此使原本不能实现的句法构式得以实现。

6 结语

在“一+形+量名”结构中，形容词、名词成分的进入都受到语义的限制。本文在对BCC语料库抽取的几千条相关语料进行数据分析发现，可进入构式的形容词，都具备明显的“量化”特征，与量词语义成高度和谐关系。基于此，本文以进入构式名词词频以及其物理抽象度为对比数据，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随名词物理抽象度数值的升高，其进入“一+形+量名”的能力呈降低趋势，易进入结构的名词大部分具备“易量化”、“低有机活性”、“形状易概括”等特征。另外，集合量词对于研究构式的成立也有重要影响，集合量词本身就具备的数量性特征与构式本身具有的高描述性特征语义和谐，都降低了所在结构名词成分的物理抽象度，增强其进入构式的能力。下一阶段的研究将针对物理抽象度的特征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并将从历时角度对本结构进行整体考量，服务于语言研究和汉语教学。

参考文献

刘殊墨. 2018. 名词对形容词插入数量名结构的影响.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46(06):134-

139.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 商务印书馆.
- 杨烈祥. 2019. 量词短语的生成类型学研究. 硕士.
- 罗旋. 2007. “数+形+量”结构的构造. 硕士.
- 苏新红. 2013. 现代汉语分类词典. 商务印书馆.
- 贺颖. 2019. 汉语数量名短语的句法语义. 硕士.
- 赵元任. 1979. 汉语口语语法. 商务印书馆.
- 陆俭明. 1987. 数量词中间插入形容词情况考察. 语言教学与研究, 04:53-72.
- 陆俭明. 2010. 修辞的基础——语义和谐律. 当代修辞学, 01:13-20.
- 黄伯荣and 廖序东. 2017. 现代汉语. 高等教育出版社.